

月光是少年时的月光

■顾雪莹

很多时候,我在月下双手掬起一捧水,仿佛也接住了月亮。它从遥远的地方走来,穿过尘埃,时辰一到,它便漏下指缝,又起身远走了。

童年的月,是播撒在田野里的梦。

小时候,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家中。爷爷退休前是语文老师,在我咿呀学语的年纪,就教我背诵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我连大字都还不认识几个,磕磕绊绊地背着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。这诗句是什么意思?望明月为什么要思故乡?我抬头问天上的月亮,它只是孤单地悬在空中,泛着清冷的白光,并不理会我。没关系,我也不是真的在乎,只是背诵得好,就会得到一颗糖果的奖励。我揣着背诗换来的糖果,高高兴兴地出院门找小伙伴玩耍。家门外是广阔的田野,夏天的夜晚,月亮毫不吝啬它的皎洁,无声地洒下一片清辉,又幻化成无数闪光的萤火虫,一群孩童一手拿着玻璃瓶,一手抓着捕虫网,在田间跑来跑去,好不快活。

等玩累了,几个人就在高高垒起的谷堆旁席地而坐,嘴里含着糖果,哼唱那时流行的儿歌: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,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……”而印象中

的爷爷总是喜欢在月下练习水墨画。月光铺开在泛黄的宣纸上,墨色从他的笔尖悠悠晕染开来。儿时的我不懂,这么昏暗的光线,爷爷能看得清吗?而现在的我明白了:意境在心,提笔便是人间绝境。

少年的月,把深情镌刻于书本之中。

上小学四年级时,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起《嫦娥奔月》的古老传说。李商隐说: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”离开了心爱的人,长生不老也不过是镜中花、水中月。那时的我,只当月亮是神仙的宫殿,是高处的玉宇琼楼,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境,却不曾想过,一个人的广寒宫会有多么凄冷。后来我才明白,原来人生的孤独、生命的凉意,并不是服下仙丹就能避免的。

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,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”在高一的课本上,我第一次读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,作者优美中略带惆怅的笔调,令我久久不能自拔,仿佛生命也如这月色一样,只是虚幻缥缈的梦境。

记得后来离家去远方上大学的夜晚,坐在绿皮火车上,铁轨旁高大的树被乳白色的月光浸润,世界如此安静。我在车上捧着一本季羡林的散文,“我曾到过世界上近三十个

国家,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……但是,看到它们,我就立刻想到故乡那个苇坑上面的小月亮。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,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。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,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”。那是我第一次读懂了乡愁,轨道外的月亮仿佛也变得哀怨起来。

而如今的月,是绽放在岁月里的画。

人生已过近三十年,身边的人来来往往,而我也学会了与生活中的种种和解。如果有个人愿意在月下敲门,给你乘兴而来、兴尽而返的惊喜,便是恩赐;如果没有,那便自己在窗前围炉煮茶,将岁月赏作温柔晚霞。后来,人生的每一场相遇,都是久别重逢。彼此不必言说,也有惺惺相惜的懂得。

月光还是少年时的月光,它走进唐诗、宋词里,那些美好的词句,洒在我人生的扉页上,更落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。到如今,我才明白,人生啊,就像童年的萤火虫,飞过无人问津的年岁,在夜晚燃烧小小的生命,为赶夜路的行人照亮方向,如同这月亮一般,悬挂在高高的夜空,让这黑暗的世界有了希望。

当我再次于水中掬起一捧月,所有的希望与失望,都化作漫天萤火飞舞。而当 I 抬起手,月光汨汨而下,那一刻,我嗅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芬芳。

回家小记

■林世铨

那日,应侄女婿邀请,一家子到老家镇上做客。往常出门,都坐女儿的车,这次因女儿外出培训,直接从省城回来,所以我们坐的是公交。

一路上,车子晃晃悠悠,时慢时快。我跟爱人说:“偶坐公交,走走停停,磨去急性,锻炼耐心,不错!”爱人回道:“体验还观光,挺好!”也是,车内景,车外景,动静结合,着实有趣。

将到新庵岭,我便想起风雨亭来,本想指给她们看,哪想不凑巧,我们坐在后面倒数第二排,往前看不到,左右也看不清。

于是,我就简要地给她们讲了风雨亭的来历。

当年,“罗马河”就这条国防路,土路,满是坑洼,狭窄,那时车子少,大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便,只是雨天泥浆飞溅,人称“印尼”(闽南话,意为泥浆四溅),晴天尘土飞扬,人称“英国”(闽南话,意为粉尘飞舞)。而陡坡真的陡,满是坑洼,且长。我记得走“罗马河”路段,有两个地方叫人怕,一是路过的新庵岭,一是无需路过的岭后亭。交代一下“无需路过”,一是因为当天不去罗溪,不经过;二是因为已有隧道,不再经过。这两个地方,不只是挑担客感到苦累,推板车、骑单车、行人一路爬坡,没地儿遮风挡雨歇脚,亦觉苦累。

大概是在1969年或1970年,暑期,老家旅马来西亚番客佬叔(林景山)回家,亲身感受了这一路的颠簸,也瞧见过客的艰难跋涉,临走时吩咐亲人,由他出资在新庵岭和岭后亭两个长坡边上各建个风雨亭,为过路客遮风挡雨,让他们歇歇脚乘乘凉。佬叔说:“花不了几个钱的。”不久,亭子建成。亭子材料就两种——条石和水泥,柱子、椽子、坐墩都用条石。当时也的确花不了几个钱,建设简单,负责人预订条石,预定人手,找人挖挖扛扛几天就可以了。若我没记错,一个亭子用了不到一百五十元。

之后,车过,人过,时常瞧见三两过客在亭里歇脚、避雨、乘凉……

因最近多阴雨,担心亭子被雨水冲走,也担心哪天把这事给忘了,第二天便给有车族的文友文安发短信,望他回家时顺道给拍张照片。后来,文安发来照片,我一看,这亭一亭两间,有三四十平方米。我打电话给文安,说记忆里是一亭一间,十来平方米。文安坚决地说:“是两间,一亭两间,不会错!”于是,我怀疑起自己的记性来。



浪漫
(视觉中国)

印象

■王雨芊

在泉州的茶馆里,你可能会邂逅几位善于讲故事的老茶客。他们会在品茗之余,讲述关于泉州的故事,让你领略这座城市的传奇。泉州人独特的幽默、独特的生活哲学和人情味,都会在这些故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而我对泉州的印象,便也在这些故事中渐渐成型——

我来自河南。泉州,不仅是我求学的地方,也是我开启新生活的

地方。在泉的日子里,我感受了这里和谐交融的文化,品尝了这里的特色美食,体会了泉州人民的热情与包容。

其实,我对泉州的印象自小有之。小时候,爷爷奶奶就会跟我讲关于泉州的故事,也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,泉州曾是东方第一大港;知道河南先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,跋山涉水来到这里,安家、创业。这些,曾经像是一首动人的歌谣,时不时地在我心中回荡,让我对泉州这座城市充满了向往,并因

此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泉州,上大学并工作着。来到这里后,经常会碰到老乡,听着他们那熟悉的乡音,感觉这座城市更亲切了,也更爱这座城市了。

如果问我最喜欢这里的什么,我会骄傲地告诉你,我喜欢这里的文化景象,喜欢那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城市气息,喜欢古建筑的那一抹红,喜欢蚵仔煎、土笋冻等美食,喜欢它的现代与时尚……

泉州,是我的心灵栖息地,我想,我会在这里扎根。